***第一卷 淞沪会战***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孙中山****

****第一章   异华****

****三十六个小时前****

“夜上海，夜上海……”古老的唱片在留声机里缓缓地转动着，流出的既是音乐，也是上海的历史。外滩——这是老上海最具有特色的地方之一，这里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古建筑，还有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半黄半绿的梧桐树叶，遮住了老上海的夜空。斑驳的星光挥洒在路上，如同老上海历史的点点滴滴。

临近收工时点，外滩码头上仍是热火朝天的忙碌场面。装卸工人们正往紧靠码头停泊的货船上吊装各式各样的货物，整筐的蔬菜鲜果，整袋的面粉土豆，整箱的糖果美酒

“小心点，这些可都是危险品！”

一个工头站在码头上看着工人们将硕大的筒状物一个一个往货船上吊，这些外面套着帆布的大家伙共有两个，触感上属于坚硬沉重的金属物件，罩布上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标识，它们每个都有一人多高，横向宽到成年人展开双臂也无法将它们环抱，而它们顶部的挂钩设计使得吊车能够很稳当地把它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吊起来。只是从它们离开地面到安全着舰的过程中，这些工头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像是唯恐这附近藏着某个出色的魔术师，人们一个不注意货物就会被掉包似的。

“最后一件！”

工头拔高音调发出的呐喊使得赶着下班的工人们精神为之一振，看着最后一个金属圆筒安安稳稳地吊上码头旁这艘体型庞大而修长的货船时，在场的工头们也终于如释重负。

码头上的装卸工人们开始散去，货轮前后甲板却还到处是忙碌的身影，由于不像是货船那样有专门的货舱。水手们需要将这些补给品分门别类地搬到特定位置去——食品库、冷冻舱、卫生舱以及其他空余舱室。罩着帆布的大型筒状物则被直接安置在舰面主烟囱与副舰桥之间原本用来搁置交通艇和救生艇的位置，它们一个一边分纳两侧，每个都用手腕粗细的钢缆加以固定，看样子即便是让货轮倾覆的飓风也无法把它们分离出去。

西洋人在上海经营这许多年，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西方化了，如果不是街头巷尾充斥着的东方面孔，会让人感觉自己到了某个欧洲小城。

外滩的建筑物更是体现出了万国多样性的建筑风格，差不多当时欧洲本土每一个著名的建筑流派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丝踪迹。市区里遍布宽敞的林荫大道，街道两旁建筑物外墙上或镶嵌着精致的石膏与水泥雕饰，或装饰着嫩黄或翠绿为主色调的美丽涂装。西洋人在这座城市建设中煞费了苦心，想让那些游子们感受到家乡般的气息，以至于无论是在城建还是日常管理上都着实下足了血本。

细细的小雨此时已经停歇，轻柔的月光再次穿透云隙照耀在这座城市上，微潮的空气中充盈着雨后草木的芬芳。街头的行人逐渐躲起来，附近居住的法国主妇推着婴儿车在路边漫步，放学后的小学生们提着皮制书包在建筑间的草坪上追逐玩闹。街道上已行人如织，有轨电车铃声叮叮响过，洋包车、自行车、汽车充斥，卖糖葫芦的小贩吆喝声，混着报童的唱闻声，一派生机勃勃。

望着眼前这一幕幕和平安宁的景象，相比那破败古旧的国府故都，还有那在敌寇铁蹄下煎熬的山河故土，在这里就像是身处另外一个世界，让人禁不住感慨万千。

殊不知，就在几里之遥的租界周边一带已经被日本陆军重兵包围，苏州河以北的所有道路都已经戒严。而向西通往上海华界的辖区此时全都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就算是各国驻沪领事馆的车辆，都别想在这片地区内通行，任何人员、车辆不管军、政、官、民一概要接受严格的检查，遇到身份可疑的人士就会被就地扣押，要等过了日军哨站和巡捕房的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才能走人。各支日军都接到了一条同样的命令，那就是遇到身上携带武器并胆敢反抗的可疑目标，直接、就地击毙格杀勿论。。。。。。。。

————————————————————

十月阳光直射下仍有几分热辣，沸腾的气浪中，一群轻声笑语的女孩迅速地穿越灼人的日光，没入充盈着淡淡桂香的凉荫下，窈窕纤细的身姿穿着教会学校统一的校服，由西式改良成的中袖及膝裙，雪白的裙花中翻滚着天蓝色的波浪，勾勒出少女们特有的青春和活力。  
  
树茂林秀、浓荫掩映的圣约翰学院，一如既往的浸润在浓浓的书香之气中，似乎丝毫未受整个东亚大陆战火的影响，受美国圣公会的特别庇护，自数个月前淞沪会战打响，上海进入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混战后，这里收纳到更多前来避难求学的学生。  
  
走过高高的基督雕像，这是近几年家境富裕的学生家长特别感谢学校而捐资修建的，掩住了后方欧陆斗拱式石雕校门。除了值班的校卫，雕像下还站立着手拿长枪，头顶白色圆盔帽，胸前扎着雪白领花的租界巡捕。  
  
有着如此鲜明的庇护伞，圣约翰学院才能幸免于硝烟和战火。  
  
然而，受时下淞沪战局的影响，便是这小小的校园也大受民族气氛影响，走过几步，便有论“抗X救国”演讲赛的宣传单飘来，转过楼角，更有人站高台上呼喝“振兴中华”，而在校门口，有专设的“招兵处”被想要参兵报效国家的男孩女孩们拥簇里外三层。  
  
    负责分发书籍的助教，目光浅浅地滑过那一簇簇热闹，听着身旁学生们交换的各种最新战事信息，偶时附应几声，并不发表意见。  
  
    “学这什么诗词，还不提着枪管子上阵杀几个东洋鬼子痛快！”  
  
    这便是大多数青春少年们的热血理想，乱世杀敌勇士强，强过舞文弄墨弱文生。  
  
    “得了，咱女孩子最主要的责任应该是结婚生子，相夫教子。”  
  
    “你个胆小鬼！”  
  
    “你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这方的小战场又开打了，一旁的助教摇头要劝，却被一阵欢声笑语声打断。  
  
一群刚刚换上新制西式校服的少女，约莫十五六岁的年纪，梳着西洋流行的公主头，脚踏轻巧的皮鞋，迈着小碎步，从校舍走来，欢快活泼的声音一再充盈耳中，偶时瞥见她们的漂亮侧脸，融在光晖中，也美得像山间的小精灵。  
  
  先前还争论不休的不少少年们齐声望去，却都艳慕地赞叹起来，不少人竟然立即放弃之前的立场，艳羡起这帮少女们的从容优雅来。  
  
从校舍步行至教学楼下的女孩们掩不住满脸的兴奋期待，一边交流今日的着装心得，互为打量整束，一边翘首盼望着预约好的游伴早日到来。  
  
“曼文，你今天可真的太美了，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曼文你是贵族公主呢！”  
  
    “别笑话我了，莫说那些罗曼史里的幻想了，就是我的青姐姐，也比我更有气质呢。”  
  
    凌曼文虽身着制式的中袖膝袜，但却以特制的以黑水纹衬底，垂髻深插着一朵用锦布珠片制成的粉花，比起其她女孩极普通的粉蓝条红印染校服，更显庄端贵丽，艳丽娇美。  
  
    她本身又是美人胚子，肌肤赛雪，明眸皓齿，身形更比寻常女子出挑，站在这群女孩中真真是最惹眼的靓人儿。  
  
    嘴上说着自谦的话儿，却掩不住眉宇间的优越感，她拉过身侧一直默声陪伴的慕青，她们这一明一暗并立，一个俏丽活泼，一个温雅静妍，更将对方的美好衬托得明媚夺目，引得女孩们连声赞叹，满眼艳羡。  
  
    说话间，传来“叭叭”的汽笛声，便见校门口开来一辆新漆黑亮的敞蓬汽车，车头和挡风玻璃两侧四个硕大如碗的车灯闪闪发亮，金色的踱边窗口和车门把华贵得耀眼，车上的男孩高高站起，朝舍檐下的女孩们打招呼。  
  
    霎时，姑娘们一阵惊呼，顾不得头晚下雨地面泥湿，纷纷如小鸟儿般跑了出来，围着汽车，前后左右地打量着，赞叹着。  
  
    能在时下拥有一辆汽车，已属不易，有钱都不定买得到。更不用说这崭新的车前还挂着“Ford（福特）”的标志，正是美国好莱坞的大明星们都爱用的牌子。  
  
    车上下来了一个青年，穿着洋服，打着领带，模样俊俏，目光在迅速掠过围上来的女孩们，最终都落在仍端立于舍檐下的两位大美人身上，几个大步就走到檐下，朝美人躬身致意，将手直伸向了慕青，故意放柔压低的声音也掩不住倾慕之情，“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青小姐，我们上车吧！”  
  
    凌曼文立即笑出声来，“明宇表哥，你这阵仗可闹大了，居然把姑父新买的车偷开出来，不怕回头挨家罚么！”  
  
    周明宇可不理会凌曼文的调侃，整个心神儿都落在早已羞红粉颊的慕青身上。  
  
   “等等，等等我啊！”  
  
    正在这时，一道娇脆的嗓音从门内传来，紧跟着就冲出一道藕粉色的身影，伴着砰咚哐啷的奇怪响声，直冲向那群围着汽车的女孩，这冒失的家伙生恐晚了一步，没注意自己肩挑背扛的家当误伤到旁人。  
  
    “哎……”  
  
    不巧，慕青被撞进了周明宇的怀里，凌曼文却被溅了一身的泥，尖俏的下巴上也多了个小黑点儿，登时气得她仪态尽失，低声大吼。  
  
    “宋北柠，你搞什么鬼！”  
  
    “呀，曼文，这，这……这真对不起，我给你擦干净，阿囤，你没伤到吧”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这个冒失的女孩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抖缩着身子，一双玻璃般的棕色眼珠子可怜巴巴地望着围观的人群，刚才猝不及防的相撞似乎擦到了手臂，当姐姐的手伸去抚摸头顶时时，他犹豫地望了望，又缩了回去。  
  
“没事就好”女孩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酸疼，从指尖漫入心窝儿。愣了愣，方才想起自己刚才惹出的祸端，随即在斜挎的大布包里翻找起来，发出破哩哗啦的撞击声，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瓶罐，最后拿出一条手帕，一个装着透明液体的小瓶子，沾了瓶子里的液体就要往校服上擦。  
  
    “谁要你给我擦了，什么鬼东西，臭死了，走开――”  
  
    凌曼文一看可气坏了，伸手就狠推北柠一把。北柠今天第一次穿皮鞋还不习惯，毫无预警地被推攘，脚下一绊就朝旁倒去。可她不护着自己，竟然只顾着将弟弟和画板抱怀里。  
  
    预想的疼痛撞击没有到来，一双强有力的臂膀及时揽住了北柠娇小柔软的身子，稳稳地将她拉进了一副厚实的胸膛，待她睁开眼，便对上一双隐含笑意的深棕色眸子。  
  
    “谢，谢谢你，先生。”  
  
    极少跟陌生男子如此近距离接触，粗线条的北柠也红了脸，声如蚊呐。  
  
    这看在周明宇眼里，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  
  
    所有女孩们都穿着鲜丽夺目的漂亮校服，手上拿着华丽的绸扇，要么就提着最近极流行的西洋蕾丝小手包，打扮得花枝招展，只为吸引周遭男孩们的眼光和追逐。  
  
唯独她，素色的衣服像是寻常做粗活的下人才会穿的，胸前的花布包和背后的画板几乎把她娇小的身子都埋了。她没有挽髻，只扎着一个素色的蝴蝶结，黑亮顺滑的长发垂过脸颊，将一张未施粉黛却相当可爱的小脸衬得愈加红润白皙，惹人怜爱，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此时宛如小鹿般眨巴着看他，她身上飘来一股独特的淡香，十分怡人，便舍不得松手了。  
  
  “不是臭水啦！这是我刚接的清水……”  
  
    北柠仍在努力向凌曼文致歉，一张可爱的小脸都皱成包褶子了。  
  
    周明宇蔼声哄劝，接过了手帕，为女孩解了围。凌曼文见自己堂哥给自己擦污渍，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释怀。  
  
“当——当——”  
  
校园内的白色钟塔，如常般敲响了钟声，那悠扬空远的謦鸣之音，遥遥荡开，让浮躁的人心也慢慢安静下来。  
  
然而，对于这些翩翩少男少女而言，这个静谧美好的下午似乎注定一去不复回。  
  
钟声未歇，倏地一声尖鸣划过长空，砰地一声巨响，宛如天雷坠地，那高高耸立用来祈福承祥像征着平安康泰的基督雕像被击毁，浓烟星火之中哗啦啦地碎成一地破石块。紧接着是几声枪响，几名士兵冲到校门口的岗亭旁，把站在那里的一名巡捕扑倒在了地上，几个士兵随即就是一轮拳打脚踢，那个可怜的租界巡捕很快失去了反击能力，最后就像死狗一样被人拖进了一旁的草地上。  
  
袭击者是一群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士兵，他们在袭击成功后迅速整队成列，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开入学校，刹时惊起一片惊呼尖叫。  
此时，教学楼里的助教正帮主讲老师准备教学工具，听到那声恐怖的轰鸣，手上的黑板擦啪地一下打落在地。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怎么可能，咱们这里是受保护的教会学校啊！”  
  
“来了，来了，真的来了，不幸你们看，校门口的基督像都被他们炸了！”  
  
校园中不少学生手瞬间攥成了拳头，指甲深陷肉里，疼得钻心，一股说不出的恐惧从心底漫延开来。教学楼上的学生们甚至可以一眼看到远处已经残缺不全的雕像，浓黑的烟幕中还有星火跳动。  
  
操场上，拿着长枪的士兵正拖拉着惊慌失措的师生们，强制众人抱头蹲俯在地上。  
  
“呀，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  
  
有日本士兵挨个扳起女孩的脸，从人群中残暴地拖出来。  
  
这时，轰隆隆的震动由远而近，仿佛整个大地都在为这突如其来的残酷侵略而颤抖，校园前的那条绿荫道上开来一辆辆深黄色迷彩涂装的战车，最前方的战车上高高竖立着一面旗帜，正是鲜红血艳的旭日旗。  
  
汽车旁的少女们被吓得直往后退，一旁的助教当即就被学生们抓住询问该怎么办，她口上安慰着将这群仅有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心里却在苦笑，其实最想知道该怎么办的是她自己。  
  
一道尖鸣从头顶飞过，刺耳的叫声仿佛帖着头皮刮过，让人发麻。抬头望去，那是一架灰绿色涂装的飞机，机身上涂画着鲜红的日章旗，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掩盖下，校园内的哭喊声似乎也嘎然而止。  
  
又是一声巨响，在众人瞠目结舌的震惊中，当首的战车竟然炸掉了那面屹立了近百年的校门，辗着一片碎石砾嚣张无比地开进了校园内。  
有师生受不了冲上前与之理论，就被士兵用枪柄狠狠砸倒在地，满地涂血。刹时群情激愤，涌上一群人与士兵对抗，场面乱成一团。  
  
“好!很有精神!山本大尉很会带兵啊。”望着眼前冲进校园的日军部队，第三步兵联队的八重少佐点着头满意的说到。  
  
“感谢您的夸奖，中队长大人。”一旁的山本大尉恭敬的回答到。  
  
“电话还没接通吗？”八重少佐对着还在不断摇着电话摇柄的通信兵问到。  
  
“联系不上联队部，大人。”  
  
“那就转接师团司令部。”  
  
“哈依，请稍等一会儿。”通讯兵再次拿起了话筒。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其他中队究竟在什么地方？”八重抬腕看了看手表。  
  
“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天都快黑了。”  
  
“但是，联队长的命令是，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动。”山本大尉提醒到。  
  
“当然，联队长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不过联队主力和联队长阁下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八重笑着抚着军刀的刀柄说到。  
  
“这让人等的太烦闷了”  
  
教学楼中的枪声和声嘶力竭的惨叫，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眼神，一旁的山本大尉了然，手拄着九五式军刀，中气十足的大声叫唤着。  
  
  
“机枪分队的人呢？都跑到哪里去了。”  
  
“教学楼有女学生，都是新鲜的处女，他们都去那了。”一名军曹跑过来报告到。  
  
“马鹿！谁允许他们擅自进去的！”山本大尉愤怒的踹了一脚边上的沙袋。  
  
“是松本曹长同意了的。”  
  
“马鹿野郎！没看到中队长在这儿吗，这里现在是我说了算，还不立即派人去把机枪分队的家伙叫回来。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山本大尉气急败坏的吼道。  
  
“哈！我立即去找他们回来。”军曹暗自琢磨自己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会遇到这种难伺候的鬼畜长官，脑子里这样想着，身体却诚实向对方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过身来撒腿就跑。  
  
“慌里慌张的成何体统，现在的军士和我参军那时候完全没法比啊。”山本调过头来，换了一副笑脸，对着八重少佐说到。  
  
“一切放心，请随我来，阁下。喂！你们几个瞎跑什么？第二小队在那个方向，去那边！你们这群马鹿！”山本大尉说到一半突然提起军刀，指着正跑向教学楼的一队士兵喝骂到。  
  
此时，数十名日军正把教学楼三楼教室的楼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拼命争抢着靠近房间大门的位置，脸上显露出急不可待的亢奋。虽然房门紧闭，可他们仍然死死守候在两边。  
  
“海呀库，海呀库”（快点，快点）  
  
　　“轰——”  
  
　　猛烈的撞击声中，结实的包铁厚木门板被砸得粉碎。一群士兵冲了进来。教室里的场景使第一排的士兵先是为之一滞，后面的人则挥舞双臂左挡右突不停地将自己前面的人挤开，像贪婪的野熊一样肆无忌惮地咆哮，迅速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圆，把畏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女孩全部围在其中。  
  
宽敞的教室办公室里，十几个满面惊恐的女孩瑟缩着拥在墙角  
  
“大家不要怕，到我这来”  
  
看到突然冲上来的士兵，女孩们吓得直往讲桌后缩，首先出头的，正是之前的贵公子周明宇，深色的洋服从他的臀部垂下，高挽着衣袖，白色衬衫领部的纽扣敞开，胸口有一大片不知道从哪里擦上的油污，手里握着一把小铁锤，声音很低，说话节奏也很快，声色俱厉，身体却在不受控制般剧烈颤抖。他急忙将一旁的女孩们扯到身后，张开手臂仿佛母鸡护小鸡般地挡在前方。  
  
好在日本士兵们并没上前，而是分列两侧，立正站好，似在等待什么大人物的到来。  
  
楼下传来一道沉稳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越来越近，古旧的老木楼传声效果极好，那缓慢压抑的步调，好似叩在耳边，一点点撬开深埋在心底的恐惧和疼痛。  
  
终于，脚步声停下了。  
  
周明宇抬头看去，自己的面前，伫立着一个一身压抑的黄色军装的日本军官，像征着军官身份的金色军星在他宽阔的肩头闪耀，隐在帽沿阴影下的狭长眼眸瞬间锁定了猎物，迸射出鸷亮逼人的光芒。  
  
八重少佐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个阻挡在他面前的男孩，用蹩脚的英语问道：“名字？”  
  
“我是通信纱行的少.......”男人忙不迭地回答。  
  
“她的名字?”少佐按抚着军刀的刀柄，头也不抬地继续问题。  
  
身后的女孩正准备张口，却被男孩用力捂住嘴唇。他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慧，是了，她叫..........  
  
“闭嘴，让她自己说”日本人依然没有抬头，口气却充满不容抗拒的冰冷。  
  
无奈，男子只能颇为不甘地松开手。被他抱在怀里的女孩微微张开嘴，怯生生地答道：“……我，我叫慕青。”  
  
这声音很动听，感觉很娇小，很柔软，有种令人忍不住想要搂在怀里亲近的冲动。  
  
少佐终于抬起了头，目光直接跳过近在咫尺的洋服公子，直接投射到被他紧紧搂在怀中的女孩身上。  
  
那是一张年轻、精致的脸，乌发雪肤，琥珀色的眼睛好比两汪琼浆玉液；肌肤仿佛初冬的新雪，稚嫩、易碎、吹弹可破，虽然略有些灰尘，却并不影响清秀的面部整体轮廓。女孩似乎很随意地在校服外罩了一件灰布毯。透过空荡荡的衣领，隐约可以看见足以令大多数女人为之羞愧的饱满胸部。  
  
她的年龄大概只有十五，六岁，不会超过十八岁。  
  
洋服公子警觉地看着军官，他抓住女孩的手，用力拖到身后，用紧张和不安的语气问：“那个……我们应该可以走了吧？”  
  
少佐点了点头，顺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本教科书，颇具玩味地在手里抛了抛，目光让开男孩身体的遮挡，认真地注视着被掩住大半部分，只露出眼睛和腿脚的女孩。  
  
没有人对这种带有明显侵犯意义的举动表示不满，就连那些紧跟在队伍后面，两眼发光的日本士兵也丝毫不敢多说什么。谁都很清楚在这里究竟谁说了算。显然，这个少年想要尽量掩盖女孩的存在。但他犯了个错误——战争中不存在所谓的文明，在无法用力量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她的存在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甚至是一场灾难。  
  
过了好几分钟，少佐伸出右手，指了指瑟缩身体藏在周明宇背后的女孩。同时，左手紧紧按住了锋利的佩刀。  
  
使劲儿咽了咽口水，强压下想要扑上去阻止这个日本军人的冲动。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侧过身，在少佐和女孩之间，让出一条足够宽敞的通道。  
  
慕青很漂亮，他也完全可以猜到眼前的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少佐把女孩拉到自己面前，伸出手，在她的脸上贪婪地抚摸着。  
  
“不！你不能这么做—”  
  
周明宇浑身颤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绝望：“我是通信纱行的少东家，你们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求求你—”  
  
八重少佐蛮横地把女孩拉到身后，一脚踢翻了面前的男孩，皱起眉头看了看他，粗暴地吼道：“现在她是我的了。拿上你的东西，给我滚—”  
  
男子的脸色骤变，挣扎着想要从地面站起，满面恐惧摇着头，朝站在旁边的八重少佐连滚带爬猛扑过来。尚未冲近，已经被守候在附近的两名士兵挥舞枪托重重砸下颌，将整个人打得仰面倒翻。  
  
“不！……求你了，把她还给我……我们，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  
“砰—”  
一声巨响，男孩的叫声骤然止住，他下意识地按住正朝外喷涌鲜血的胸口，难以置信地看了看站在对面，正举着一只冒出白色烟雾手枪的少佐，喉咙里发出阵阵血水翻腾的“荷荷”声，张了张嘴，身体慢慢瘫软。  
  
“希奈!”（去死吧!）  
  
随后，一旁的士兵高高轮起三八式步枪，带着残忍无比的神情，狠狠戳向他的面颊。惨叫声中，士兵幻想着溅起的鲜血落到脸上，越发激起想要发泄的狂暴欲望。  
  
　　“啊——”  
  
　　未等刺刀落下，从身后传来的剧痛，让士兵惨叫着松开手，转而捂紧疼痛的来源。  
  
　　那个被称作“慕青”的姑娘站在他的身后，颤抖的双手，紧紧捏着一把不算太锋利，却足够捅进身体的钝头尖刀。布满黑锈的刀口上，正往下滴淌着鲜红的液体。  
  
“阿宇……”  
  
女孩很年轻，也很漂亮。她战战兢兢地望着眼前的日本军人，目光里充满哀求和绝望，身子拼命朝人堆里缩。  
  
这一刀，在持枪士兵的屁股上开出一个可怕的槽形伤口  
  
“哈哈，笨蛋，就你被咬了，小早川君。”  
  
山本大尉往旁一闪，躲过了刀刃，他对着被扎肿了屁股的士兵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逗得第一旁的军士哄堂大笑起来。  
  
“要吃了你哦~”  
  
“不，不，求求你！不要。求你——”女孩语无伦次地拼命摇头，脸上的表情恐惧得几乎达到崩溃边缘。  
  
八重少佐收起枪，一把夺过少女手中的美工刀，把不知所措的女孩按在椅子上，双手匆匆解开自己的皮带，同时，把面孔转向略微有些骚动的队伍，用略带急促的口气说：“动作快点，一个一个来”  
  
几个脸上带着淫欲和亢奋的士兵，把一个个十四，五岁的女学生按倒在地，动作麻利且不失心地剥光身全部衣物，残忍的狂笑和冲动的喊声，淹没了稚嫩尖厉的惨叫，柔弱的呜咽越发刺激着狂暴的气氛，高亢的轰笑和难以辨清意义的嘈杂，成为弥漫在空气中的唯一声响。  
  
    末世王朝的悲哀，举国震惊的劫掠，国人们的愤怒和无奈，乱世烟火迅速弥漫了这个拥有千年文明而今已彻底崩溃前途渺茫的落后大国。  
  
    国破，家何在？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龙的传人》****

****——————————————————————————****

“不，不要啊……救救我……”  
  
一墙之隔的辅助教室内  
  
    北柠隔着玻璃橱窗眼看着慕青和其她三个女孩被带走，就想伸出手去，却被身旁的凌曼文狠狠摁住，她想叫又不敢叫出声，隔壁房间很快传来男人恶心的笑声和女孩们痛苦的嘶喊。  
  
    任她捂住耳朵也隔绝不了，眼眶一片刺痛，只能紧咬着牙不让眼泪落下来。突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浑身一僵，放下双手，匆匆打开讲桌下低矮的柜门，将幼小的男孩塞了进去  
  
    “姐姐，姐姐不要离开阿囤”  
  
    “阿囤乖，姐姐和你玩游戏好不好，姐姐很快就回来，要是你能在姐姐回来前不出声，姐姐就答应你上次的生日愿望好不好?”  
  
   北柠垂下头，泪水夺眶而出。凌曼文背转过身，咬烂了向来惜疼的红唇。  
  
    突然，小男孩扑上前用力抱住了宋北柠，呜咽着说，“姐姐.........下次换我，我保护你！”  
  
​“站住！给我回来!”  
  
一声大喝突然从走廊传来，伴随着女孩们的尖叫声，两声枪响划过。  
  
“哗啦”  
  
    门帘被挑开，刺目的灯光射了进来，北柠被刺得睁不开眼，耳边是女孩们惊恐的哭叫声，光影中挥舞的刺刀染着鲜血，她听到一个变调的声音吼道：  
  
    “処女です!ここには新鮮な処女があります!”（是处女!这里还有新鲜的处女!）  
  
    十六年无忧岁月，北柠第一次惶恐地意识到，噩梦降临现世。  
  
     
  
    被带到这片空旷的教室时，一群打着赤膊的日本兵将她们团团围住，说着肮脏下流的话，眼底尽是淫邪之色。  
  
    北柠握住袖兜里的剪刀，最后深深地看了众人一眼，对凌曼文说，“曼文，坚持住，我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已经不报希望的凌曼文被那话里的坚强执拗震慑，瞪着那个年龄比她们都小，模样也比她们娇小稚嫩许多的孩子，握着一把银晃晃的剪刀就冲了出去。  
  
    当看到娇小的北柠冲出来时，男人们顿时哄笑成一团，本想抓凌曼文的士兵叫骂着将手伸向北柠。  
  
    “酷茹——”（过来!）  
  
    一声惨叫，惊震全场。  
  
    便见那看似娇小柔弱的小丫头身形竟相当灵巧，避过男人一抓，一脚跺在男人的脚上，趁男人疼得瞬间失力，手腕一扬，一剪刀戳中男人的眼睛。  
  
    旁边的人见同伴受伤，大骂一声就冲了上来，小丫头一闪躲过横脚支出，将男人绊倒，男人简直无法接受这种耻辱，跳起身又扑过来。  
  
    “啊——”  
  
    又一声惨叫，扭作一团的男女骤然分开，众人眼眸齐齐一跳，不敢置信地瞪着小丫头爬起身后，抬起穿着皮鞋的小脚毫不迟疑地狠狠跺在男人的“致命弱点”上，甚至故意辗了两下。  
  
    刹时间，男人们的那一处都不由一紧。  
  
    那可真是要男人命的一击啊！  
  
    “王八蛋，不准过来，敢过来我就戳瞎你们的眼睛！”  
身着素色校服的娇小女子，怒目张牙，俏脸艳红，右手握着一把染满鲜血的剪刀，凶狠无比地朝她面前的十几个男人吼叫。  
    
但下一刻，这一切都被无情地辗进泥里，揉得粉碎。  
“欧某西楼一”（有意思）  
  
    一名军曹缓缓地迈出步子，却边走边解开了腰带，将佩刀扔给随伺在旁的上等兵，露出了布满胸毛的胸膛，紧窒的黝色肌肤在阳光下散发着异样的光泽。  
  
北柠没感觉到疼，却觉得身体莫名一轻，窗口突然刮出一股强风，吹开遮眼的发丝，肩头的布料没有束缚滑落在地，露出新藕般细嫩幼白的纤纤长臂  
  
“你，你别过来！”  
  
    她声音嘶哑，歪着身子直往后退，一下撞在了后方的书桌上，再无退路。  
  
那样赤生生的坦露，刺得她眼眸一缩，却没有一丝羞恼，高大的黑色身密实地罩住她，她心底隐隐升起一股恐惧的预感。  
  
    “不要——”  
  
    她被猛然伸出的大掌扼住脖颈，定在书桌上，她想拨开他的手，可惜脱臼的手根本使不上力，被一把打开撞在桌椅上，疼得钻心。  
  
    “你，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啊！”  
“无路赛!”（吵死了!）  
  
    军曹突然俯低身，一手揽过她的后臀，几乎没用什么力气就将她托了起来，她立即踢腿挣扎，却让他得了空欺身而入，庞大雄壮的男性身躯将她紧紧抵压在了书桌上。  
  
    
    她浑身僵硬，疼痛撕扯着她的，一次比一次剧烈，搅碎了她仅存的一丝意识，耳边沙沙鸣响，周遭鬼哭狼嚎般的嘈杂似乎一下消失了。  
  
    脑海里突然闪过很多片断：  
  
    母亲第一次教五岁的她握毛笔习字……  
  
调皮的自己趴在屋檐上，偷听父亲与叔叔们的谈话,被父亲发现后狠狠训斥了一顿.........  
  
时局的动荡，父亲每日肉眼可见的苍老........”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无情地撇下他们母女，任其它人欺负……  
  
    她拿着木剑打跑了大娘的儿子，但饭菜洒了一地，自己和弟弟肚子饿得晚上都睡不着……  
  
    “母亲去世后，已经许久未见的大哥从军中归来接回了他们，大娘十分高兴少了两个累赘……”  
  
    “她终于又有了可以依靠的长辈，重回了阔别已久的学堂，但那场八月的战争........”  
  
    所有这些，最终都汇聚成一座大船，载她来到了这儿.........  
  
    时间仿佛停滞，沉重的呼吸缓缓地刷过，灼热得似能融肤化骨。  
  
    一股刺痛，骤然穿过心口。  
  
    为什么？  
  
    她却问不出口，难以言喻的失望悲伤紧紧揪住了她，就像一条铁链将她整个紧紧缠缚，越勒越紧，动弹不得，逃脱不了，只能被这痛苦的感觉深深淹埋。  
  
    一切都变得那么漫长，漫长得可怕！  
  
    这比死亡还可怕的感觉——她就要被这些魔鬼搅碎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轰隆”  
  
    天空中，传来一声惊天炸雷，这一声炸雷音量极高，窗户的玻璃都微微震动，教室书桌子上的文具也有不少被震得摔落在地，更别提人们的耳膜被震得有多疼了。  
  
    甚至就连天花板上的一条灯管，居然也被恐怖的炸雷声波给震得四分五裂，破碎的玻璃碎片都片片洒落！  
  
    “啊——”  
  
    原先躲在墙角的不少女孩，都被这声猝不及防的炸雷吓得赶紧捂住耳朵，有一些还吓得脸都白了，放开喉咙尖叫起来，极其刺耳！  
  
    “怎么回事，打雷了吗！但是这雷声怎么可能那么大，刚刚明明还是晴天……”  
  
    “马鹿!敌袭!这是敌袭!”  
  
    “\*\*人一定在炮击我们!”  
  
    “第一小队集合!紧急集合!集合!小野上等兵!立刻站好!把裤子给我穿上!蠢货，成何体统!你身上还有半点大和魂吗!”一名军官匆匆提上裤子系好皮带，撸起袖管，向一名不幸的上等兵走去。  
  
    就在众人都乱哄哄的时候…  
  
一名军曹探头向窗口张望，却发现一大群士兵正在往正门跑去。远处一片人声鼎沸，学校的操场上挤满了仰头观望的陆军士兵。  
窗外，已经响起刺耳的手摇式警报器声。嘈杂且混乱的脚步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想响起。  
  
恐怖的空间波动,骤然炸裂在上海的上空,竟是让整个云层都灰飞烟灭,便连阳光都无法照射下来,诺大的天空上就好像断层了似的,漆黑一片,宛若地狱倒影,相当的吓人  
  
    只见目眼可及的天幕上 ，扭曲的空间在缓缓地旋转着，仿佛有生命一般，正在不停地荡漾扭曲着，时不时地有一圈圈水波般的涟漪，偶尔又会有黑色的空间风暴、空间闪电从裂缝的中央扩散而出，就好像一弯被风吹皱的湖泊，以一种平面立体的方式，悬挂在天幕之中  
  
异变，已经完全的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天空……要开裂了  
  
​空间裂缝犹如潮起潮落般，不断地膨胀收缩，就像一颗硕大的心脏在跳动着，散发着混乱的空间波动，而整片天幕也跟着扭曲起来，黑色、灰色、白色的光芒不停地从裂缝里迸射而出，照耀在上海这座城市。  
  
“轰隆”  
  
​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滚动的黑云更加旺盛，就像滚滚的黑色海浪一般，波涛汹涌，万千道雪亮的闪电将天地映得雪白，雷声震响，让整个上海里的千万民众都耳膜生疼，瑟瑟地发抖起来！  
  
​  全上海的民众们全都提心吊胆，没几个人胆敢看向天空，许多人都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他们再怎么笨也能深深的感受到莫大的危险即将降临，他们只能在屋子里暗自祈祷！  
  
    祈祷着他们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劫！  
  
    哪怕会有许多人在今天晚上死去……  
  
也最好不要让死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有些不怕死的市民把头探出窗外，任凭狂烈的飓风吹拂得他们摇摇欲坠，可他们很快就吓得脸色大变！  
​  
外滩对岸浦东漆黑的地平线赫然裂开，激起大片的云雾和黑气，恰好又有一道银白色的巨大闪电横空划过，天地间一片银白，  
​  
    天空中,尽是明耀的银白色光晕,就好像天地乾坤在一瞬间变成了白银世界。  
  
    随即,周围的空间剧烈的抖动起来,仿佛宇宙破灭洪荒崩塌,黄浦江上所有江水都在悲颤哀鸣,滔滔起舞。  
  
    很快,银光消散,江水化雾,对岸浦东朦胧的浓雾伴随着迷离的白烟,衬托着雾中的一尊巨大的建筑，整座建筑耸入云霄，低错落的球体从蔚蓝的天空中串联至如茵的绿色草地上，而两颗红宝石般晶莹夺目的巨大球体被高耸入云的立柱高高托起，仔细一看，更像一座昂然屹立的定海神针，直插云霄。  
  
    东方明珠广播电塔那硕大无朋的雄伟身躯,横越大半个天际,遮天蔽日,直耸苍穹,散发出了一波又一波窒息的恐怖威压!